



蟻蠓集序



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余讀浮丘  
生所為蟻蠓集蓋為之懣恨淒楚云夫生  
馳心玄邈玩情典墳直入先秦漢天厨咀  
其膾而嚼其齧假令較天祿石渠其所制  
作豈不爍然流光直追古筭而乃幽愁促  
迫身且不容桎梏拘囚白日不照幾與盜

賊滅獲駢首而戮悲夫及觀獄中諸阨上  
書所為諸賦激烈悲愴又有古先秦漢榮  
士之風何其雋也何其雋也管卞和氏得  
璞獻之楚文王以示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  
復以獻楚武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右足和抱  
璞泣王都門繼之以血乃剖之果良玉也  
君子謂卞和氏也智毀其足而存玉生置

極刑入之復出之既又出之視卞和之刖何  
啻乃忘朝夕之命方且笙簧屈宋馳驟班  
馬此非所謂毀足存玉者耶然聞易牙初  
干齊桓公也飯土釧調太羹齊君怒而唾  
之為之臠熊蹯炙薄者薦山梁之餐割秦  
豹之胎齊君甘焉為封萬家之邑晉平公  
始御師曠章英疊奏韶濩齊鳴晉侯左

右視弗能竟也變為激流羽商綴宣鄭衛  
揚北里紹陽阿晉侯按節歎曰天下之良工  
也夫易牙師曠非闇於前而智於後也性  
投於所隨而技變於所嗜也今天下之為齊  
桓晉平也者豈尠少哉生幸見天日余讀生  
所為蟻螻集益為之愴恨淒楚竊恐生終  
其身幽愁促迫殆又甚也然君子寧齊桓

之不中不能為易牙之變味寧晉平之不  
諧不能為師曠之變聲何則情志通於寒  
廓不可以世俗移也生向不遇陸五臺先生  
吾恐生之骨不足以當鈇鑕而生之頸不足以  
膏白刃也乃幸得遇出之拘囚之中登之詞藝  
之林老且白首獲與屈宋班馬挺刃而立荷戈而  
趨即為齊桓晉平所笑而獲固已多矣終

其身幽愁促迫夫又何傷也余性特好古而未  
之能見浮立生所為如是既悲之又復喜而  
著之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  
前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豫章萬

恭譔



蠛蠓集自序

蠛蠓者何醯雞也集何以謂之醯雞郭璞  
謂醯雞細質喜羣飛亦蚊蚋屬也夫蚊蚋  
貪哺嗜臭敗逐溷廁嚙咀人一障惡之醯  
雞則入室突窳幸於發詭歆糟糲而甘芳  
酸飛則叢薨止不渝啖此非縈於自奉而  
介於自守者與其於蚊蚋侵穢彊噉者為

何如此其蟻蠓也夫而柟質鱉材駑託跡  
兩間猶夫葉之於林盃之於海也竊居蓬  
茨藜藿彌年無薦紳先生之交邕牧侯伯  
之遇舉則一丘言則自偶此夫人之蟻蠓  
哉嘉靖壬寅柟以事繫獄貫三木圜陰室  
待 國家典刑發憤抒懷間有微詞輒不  
敢令人見反復諷誦尋痛愍而焚毀之夫

蟻蠓之隘燕吮罹蛛網振其音而喑喑者  
何以異此是猶類之至也夫蚊蚋狡汗柟  
所弗屑蟻蠓雖微柟不敢自外焉視其類  
也嗟嗶鷹化而鳩雉流而蜃腐草而螢蠹  
蠹魚鱉皆有化若蟻蠓槁死盆醴吾獨不  
知其化者何也此豈造物篤於億類而嗇  
於蟻蠓也邪因摭錄舊作并獄藁文若干

首騷賦若干首雜體詩若干首構成幾卷  
命其集曰蟻螿

昔

嘉靖癸卯春三月朔六日黎陽盧栢撰

蟻螿集目錄

卷之一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上李東岡推府書

與陳一泉外翰書

上郝南峯吏部書

與陳龍泉大理書

上吳少槐吏部書



上張馱山侍御書

與耿忠菴進士書

上晁春陵內翰書

與孟龍川書

與王鳳洲郎中書

與申洹野書

再上李東岡書

卷之二

啓

爲濬諸生留賢令陸侯啓

記

滕王閣圖記

世義堂記

序

贈郭增序

贈劉丞赴興州經歷序

贈楊生序

贈常翁就舉鄉飲禮序

贈李伍巖遊太學序

贈陸侯擢官留都祠部序



送高少尹致政西歸序

折衝卷後序

為孫兩生贈張壚山擢曹郎序

善政實錄序

碑

濬邑石侯碑

滑令張侯碑

滑縣東城門見山樓碑

檄

大名大守移州郡讓農檄

對

對衛大夫問

傳

申氏傳

讚

張公讚

辭

故濬尉靜菴蔣公哀辭

誄

滑尹張壚山祖妣哀誄

祭文

祭李復齋郎中文

祭晁次山翰林文

卷之三

賦

幽鞠賦 并序

放招賦

惜毀賦

秋賦

天目山賦

為孝豐封君南山山吳公作

酬德賦

壽成臯王賦

懷隱賦

泰宇賦

為孫滑縣作

水亭賦

崑崙山人賦

壚昆山賦 并序

嵩陽賦

為汝南劉嵩陽作

梁苑僊人賦 有序

滄溟賦 有序

嘉禾樓賦 有序

雲濱賦 并序

遂虛賦

廣招隱賦

龍池賦 并序

夢洲賦

九騷 并序

卷之四

四言古詩

懲咎詩并啓一首 上大名張太守鄒西吳

吏部少槐李翰林東岡

雜興五首

五言古詩

敘隱五首

雜詩七首

贈盧潭城二首

奉和王大伾侍御賦雞冠花有命輒和首

贈道士

太子洗馬童公內方扈蹕謁陵有命輒作

孟龍川許送芸香不至走索兼以詩寄

王大伾草堂五首 并序

繫獄敬呈王大伾侍御李復齋工部文

六十韻

贈胡公入覲

贈故大同府節判魏張公祝入祠七十韻

酬謝逸人四溟三首 并序

讀謝明濱明水寺詩慨然有契奉寄二首

重贈李子理

送華從化省謁還章丘兼呈東魯諸公二首

奉懷謝少谿侍御遷浙江憲副

贈友人歸別墅

奉寄河東荀侍御小川三首

秋日寄上晁春陵內翰五首

孟龍川自京師旋爲余言秋部李滄溟聞

冤慨然有脫囚之志因作詩四首寄上

聞張鵬山侍御巡按甘肅比歲當還敬以

此寄上

獄夜書愁敬呈吳少槐吏部

書柳川弟壁二首

送張壚山明府轉陞戶部五首

書懷投李筓臺外博

秋日奉別王元美比部詳刑還京四首  
奉贈李于鱗憲副之陝西三首

贈子青三首

送顧聖之遊楚時余將往金陵三首

宿蘇門山夜懷王龍池別駕有詩未就因  
追之以此

適金陵登魏武讀書臺奉別李覺齋丈

寓譙郡宿魏武臺下贈羅汝龍

別李希賢

贈紹易殿下二首

冬夜汪北津郎中過濬索詩因以此贈

過內黃宿圓上人講堂兼呈張沅洲太守

冬日獵射畢同艾瑞泉從子擢挈酒藉草

坐飲醉後作此

讀史

秋晚赴井汲水採野蔬供飯

雙唐賈客詞

贈董明府迎侍四首 喜艾子紹二子作此

題王龍池彭篋圖兼壽其嶽東谷

寓目水石藤樹人物

陪成皋王太虛觀齋居感鶴至

鄴下贈吳山人聞官軍與倭戰不利

送吳東原還蘇門

重寄內二首

七言古詩

奉答楊六坡推府隱居見贈

并序

秋夜望雲旅懷

贈別李性菴還任丘

送崔秀才南還

長歌送王翰林盱山還保定

贈別南田楊子還晉石

并序

留別馮少洲進士

送友人南還

送人之塞上

贈孟龍川二首

五哀詩五首

保定見留別

春日後贈王任菴五湖昆季

七夕

送醫友還山

九日寄孟龍川

寄謝逸人四溟二首

寄汪員外南華

襄國飲鴛水野亭奉懷張壚山明府

贈李山人

贈張長公鳧鵝五句四韻長公割股愈父疾

再贈張雲谷

登西城嘉禾樓重送張壚山赴部

送李滄溟太守入覲

送陸明府夢洲入覲

雪霽後過周紫泉山堂

詔獄結後書情敬呈王龍池二府兼致謝意

羸女鳳圖

送郭侍御劍泉謫永安松栢圖

春夜與吳山人飲穆前江宅招妓琵琶不至

贈陸夢洲古琴兼以詩寄

卷之五

雜體詩

伏雨嘆二首

史平臺夜宴詞

苦寒吟

杜鵑行

快鶻行贈盧潭城宗弟

黃利黃謠

次童謠

壚峴謠呈張壚山明府

芒履謠

樂府

修武行贈李主簿

信陵亭行贈張幕史

出自薊北門行

前有罇酒行

子夜吳歌

古別離

懷仙歌五首

碣石篇

隴水曲



涼州樂

怨歌行

枯魚篇

折楊柳

怨詩行

丁督護歌

少年行二首

東塘行

鳧墩有序

黃鵠篇贈羅封君就養還萬安

相逢行

胡鷹渡海來篇

閻闔篇

五言排律

甲辰歲張郡伯鄮西如覲京師其母太夫

人出中饋給囚囚感激述懷作五十韻

以謝

暮秋承華主簿竹川饋飯奉謝凡三十五

韻

七言排律

酬華大餽飯

五言律詩

山居

浮丘院壁

大名故城

過邯鄲作

送友人入秦二首

上張鄴西明府三首

喜得釋獄消息

卽事

戲寄孟龍川

送張壚山還蜀

喜還舊業草堂

登天臺山有感兼呈張壚山

服闕口號上張鄴西明府兼呈吳少槐吏

部李東岡翰林二首

聞吳吏部少槐哀僕乏嗣飭內入獄侍湯

藥四首

冬夜遣悶三首呈吳少槐吏部

哭董縣丞紳

初月

示外弟陳可

送劉少尹赴興州經歷三首

秋夜奉懷王鳳洲北部

寄上徐龍灣比部

贈王少府封君水亭

贈王龍池別駕

夏日同王大伾董右坡張壚山陸夢洲孟

龍川登大伾山覽黃河故道得溫字

西巖

題揚太尉揮金幅障

畫葡萄

贈謝山人四溟

遊成皋王城南園見水石魚艇

七言律詩

出塞

慈壽宮

浮丘精舍

書長春觀二首

贈李金吾號

七夕

挽楊六坡推府

除夜寓大名寄孟龍川

古意

贈關中陳一泉廣文二首

憶昔寄錢同野第

宿沙口贈王北沙二律

九日奉懷謝四溟逸人兼酬往日見寄之

作

奉和王大伾侍御題周紫泉東山草堂二

律

震崗集留別

秋日懷錢同野

送林越山廣文之石城尹三首

贈徐少尹

赴理大名道中感李有池惠粟之作

聞比部李滄溟出守順德書此寄上

立春前夜宴張壚山明府宅

醉後射魚宿羅山人草堂 觀妓卽席走筆

舊黃河道中有懷張壚山明府

贈羅月巖推府迎侍還萬安二首  
春晚將還舊業諸公送遠獨方水雲以病  
不至作此留別

登南城樓有感兼懷荀前川

五言絕句

山雨五首

示從弟橋三首

寄高貞菴明府二首

七言絕句

別冀康川進士口號

長春觀二首

青樓詞

雲中曲八首

戲贈于山泉

贈衛川居士

送王盱山還保定

秋興漫成六句

衛河漲四首

寄孟龍川絕句

西山集宴

對勘呈吳少槐吏部

獄夜

聞華從化誦李中麓樂府詞有憶寄上四首

謝華竹川酒殺二首

宿沙河值雪同蔡百戶作此

丁未夢中遊王西軒園作是歲十一月二十日獄吏譚遵令獄卒蔡賢笞柵數百謀以土囊壓殺之官覺之免

憶內

贈內二首

內寄衣

與張山人雲谷對飲言別

代邊騎

訪海月上人不遇

蠖螾集目錄終

瓊螭集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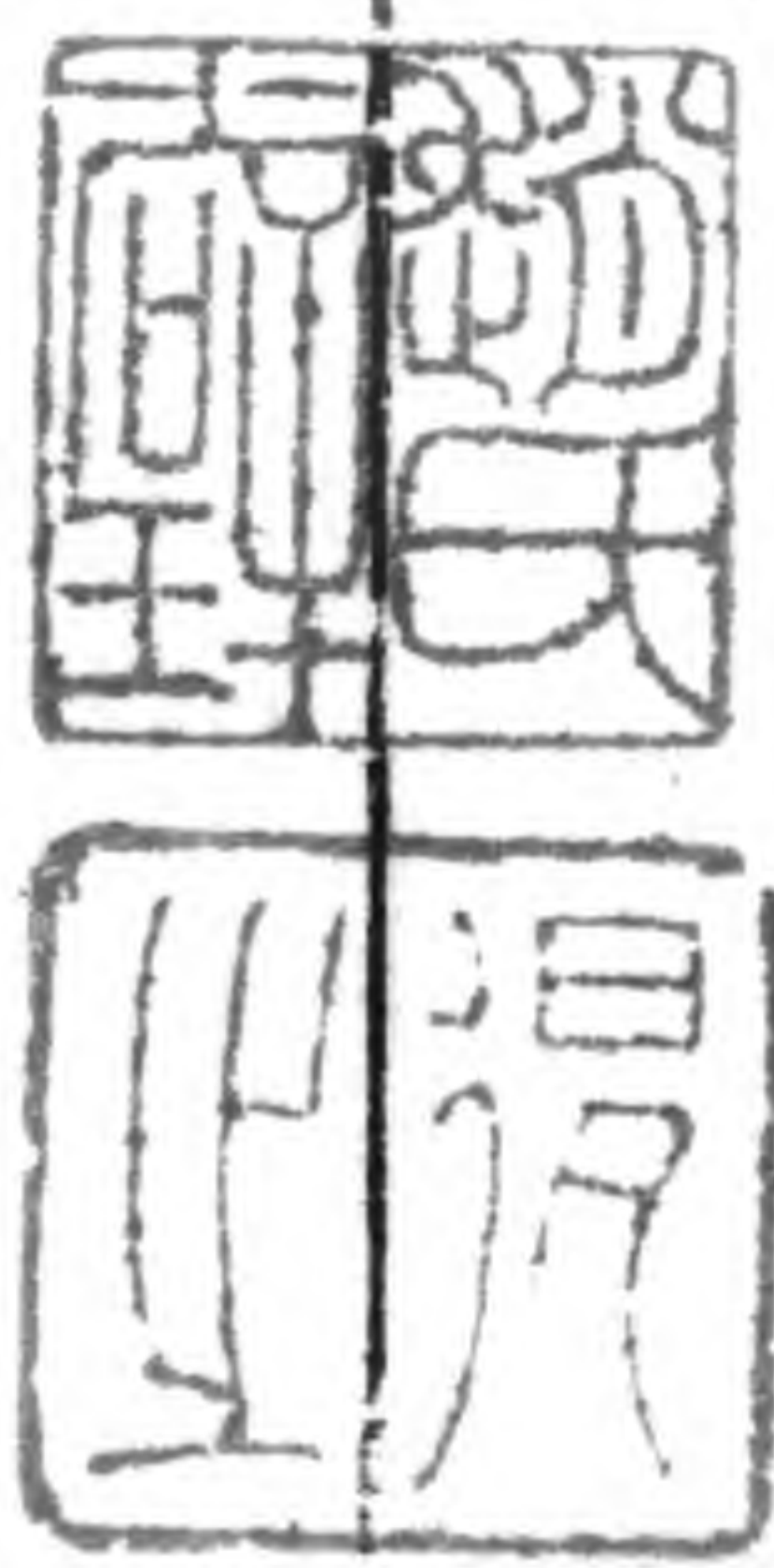


黎陽盧柟



書

上魏安峯明府辯冤書



古者大夫士志行不通於上則盡於書以列其情  
要其最顯者則李斯盡秦蘇秦鄒衍田需張儀盡  
六國司馬相如卜式鼂錯徐樂枚乘主父偃盡漢  
韓愈柳子厚張籍李翱盡唐司馬光王安石蘇洵  
軾轍歐陽修盡宋雜游說兼道藝窮於布衣側微  
之辭而後下之人得以抒其慮上之人感切於諷

直之說於以納其忠而弗之罪焉則夫書之宣上  
下通貴賤也於古有是夫雖然幸而處常徵諸言  
載之書可以達天子不幸而值變身桎梏之刑待  
鈇鉞之誅徒嘔心血筆而書之不足以達士庶人  
何者彼其天壤之相違居養之相異囊首赭衣之  
徒固不足以動人之耳目也今天下公卿士大夫  
自宰相而下與天子持議論相可否乘朱輪而挿  
貂蟬紆金紫而懷珠玉執天地之符而力侔造化  
者固不爲少也而柵含冤幽室關鍵口舌不敢延  
頸而一鳴者何也伏枷鎖罹重法廁穢弗潔之囚

誠不敢輒以書通竊又懼夫上之人不肯戢威解  
顏傾耳一聽死亡者之論徒速血肉糜骨之禍爾  
夫鳥極則厲鳴獸極則走挺人窮則歸本嗥天命  
之衰也於柵已甚安得不頓走狂嘯祈霖雨救塗  
炭冒死一言於執事哉夫柵世家業農幼而讀書  
循章句以諸生受胡氏春秋餒屈宋之糟游司馬  
氏之濱窺跡於揚雄諸子之垣然志行狂簡言多  
激越時時取釁厲爲世人譏誚庚子歲二月中柵  
傭工人王隆左手病瘡甚柵謂隆曰汝之病殆不  
可事事給汝直復若業何如隆曰諾請以張杲彊



幹而多力者代僕耨曰然汝行遂歷試張杲爲傭  
奴六月二十一日杲盜場麥耨聞之以畀司里杲  
遁宿孫潔場中食守場人李現麪一缶明日耨赴  
訴縣伊家乘大雨排房塌撲死旦日杲母魏氏駕  
訟邑侯蔣公曰盧耨毆伊男卒七月初五日蔣公  
發閱杲屍則上齒闕者六左脛裂几可以致死者  
無不毒傷夫齒闕則食難脛裂則行委自耨場至  
孫潔場遠一里遠而彼走且食此其齒與脛果得  
有恙否也齒脛俱無恙然且而闕而折果孰爲之  
耶當是時耨具大刑對思不知所出蔣公亦不測

杲體徧傷故柏拷掠數百自朝至日晏與法具伍  
嗚呼耨以柔脆之膚而妃堅虐之刑彼且何情而  
不嚙予骨肉而耨非金石之固亦安能久於抗對  
也苟疾痛有間雖赤族之禍然且不恤矣是月二  
十七日耨先母哭耨於野有婦人而持母曰母哀  
我張杲姊也我父杲叔寔知杲死雨頹房壁壓焉  
杲叔張杲又謂耨父曰杲之死也甚微而難言父  
窮之曰吳章者杲外叔魏氏與章淫禁章不得娶  
而居其室杲之死夫二人者圖之房壁頹壓非特  
霖雨使然也鄉昔齒闕脛裂徧身毒傷者於茲可

徵焉先人以姦慝之跡隱而具房撲之情於巡按  
樊公准辯飭大名勘問未及而按臨會審樊公謂  
在庭諸公曰王隆者盧柵雇工人也按文附綴張  
杲作王隆傭人隆且爲人傭張杲爲傭人之傭耶  
夫王隆無恒產爲盧柵業農卽令張杲爲若傭當  
業誰之農乎使杲果爲隆傭則杲當在王隆場安  
得來盧柵場盜若麥耶且杲所撲麥盧柵之麥所  
飲食盧柵之饋獨傭爲王隆之傭名實眩矣法宜  
開蔣公不然樊公曰凡士師可以生殺人有天  
子律令在律可殺吾不敢生律可生吾不敢死我

所議盧柵同諸君奉 天子律令爾我何敢私且  
魏氏原告詞謂盧柵令雇工人王隆覓張杲郭勇  
與柵傭工矣夫王隆一人爾果覓工自代卽當傭  
一人又安得雇張杲郭勇二人代一人耶况盧柵  
當時嘗給郭勇雇直錢勇旣爲王隆兼雇盧柵又  
安得給無謂錢與王隆所傭人耶今不幸事變杲  
死遂作王隆傭人設使勇亦死則勇卽作王隆雇  
工而盧柵不得謂勇爲雇工矣法宜開蔣公語塞  
少間進曰盧柵旣追死請罰穀一千石破若家何  
如樊公默然蔣公趨翼進將言憲副張公目蔣公

退同知崔公履推府朱公之跗朱公肘真定理刑  
趙公謂蔣公曰是不可死先生何苦扼人蔣公稍  
就位樊公指柵原法曰彼罪案旣若是而蔣令寘  
之死予當柰法何僉曰稱律令於是下柵大名守  
什公飭滑縣劉公覆勘劉公者又蔣之同年生最  
舊執也相持詞議定而後出謂房撲爲妄告擬柵  
以家長毆雇工人至死應徒律量罰穀千石其傍  
引鯨鯢兇噬之惡無損於蔣公焉以呈察院二十  
年正月內詳允發諸犯的決贖罪暨柵各寧業所  
議穀千石直以爲非法令免惟皂隸李祿未詣官

照出亦擬不應詳代樊公巡按殷公允其詳而獄  
由是勦矣柵居家未踰旬而先人終距六十日而  
先母卒踰年而兩子死一女亡夫柵出獄瘡痍未  
洒卽繼之以天崩地隕之變而動其心膂之慘柰  
何天命窘極若是共先是蔣公董獄當死刑者五  
人曰盧柵曰袁濟曰馬氏曰呂教曰侯宗儒然皆  
寃誣而無實以故獄詞雖備而率不服是故樊公  
首貸柵薄其罪暨殷公按郡則四人者咸稱寃蔣  
公懼諸公救之以柵爲口實解殷公問蔣公曰盧  
柵何如蔣公具疏進復組織柵死若昔之語樊公

者益誣由是殷公釋袁濟馬氏而復問呂敖侯宗  
儒尋亦開去獨執柁於喪槨送大名守張公公知  
柁之冤哀隱悼惜之不足而議柁抵死此固因察  
院之成命非張公好殺之本心也明年柁奏辯復  
行張公問得其情供張杲實柁傭人而仍以原擬  
若曰仍原擬則法不病作傭人則不沒其實而典  
刑緩且歸柄於察院也是年翁公按臨弗原明年  
柁復奏辯行張公時巡按胡公會審而張公前吏  
部郎中通判吳公前吏科都給事中推府李公悉  
直柁爲誣胡公執先定之辭據紙獨與柁對若仇

佐証卒不及一詞及柁稱冤出憲副喬公作而言  
曰是情寔可矜胡公曰此卒不可殺終當與某囚  
同例減死爾姑待仍擬張公退而歎曰諸公冤枉  
非不力救然所能者人也其所不能者天也於是  
悉取諸逮事者徵問前卷傍引鯨鯢兇噬之惡嘗  
笞某六十七者皆虛僞無驗正去之獨張杲案  
如胡公議於戲柁內省由齟齬之年以及今繫獄  
之日柁始讀書不過爲狂瞽之文瀆君子視聽未  
嘗附會官府行無賴作培克又素惡商賈行坐之  
事於市井挾劍雄酒豪俠之徒固未嘗啣盃酒接

慙慙同濟凶淫之惡慢長老而忤王法也獨好侷儻恢曠之行嗜殊調好觀古人竒節然未敢踰大閑爲名教罪人府縣無告許之辭而六曹無文券之驗夫所謂恃豪放恣險惡憑陵暴橫於一時彼濬人固寬厚有容者亦安能其蹈患害上下無二詞發擿必待張杲之獄而後暴白哉且張公決獄明公而少貸使柙果負大惡如前卷云則亦安肯薄正而去之俾文案不符於察院會審又何爲汲汲解暴令柙無死若是哉夫前卷錮獄扃之以紙若鎔金鐵之精貫重關之鍵而牢不可破幸而

巡按樊公開示醜縷動引 天子律令平反是非一人之私恩得以紊典刑而掩日月也且柙應擬徒罪贖穀四十五石而倉有收也魏氏領葬杲屍有狀也柙領杲原貯庫所盜麥并袋有案也夫李祿詳所載皆柙已開原跡二十年四月內殷公允之有徵也是皆藏諸司吏有考也柙寧業居喪一年是亦齊民矣固非逸刑掣鎖之徒越有司而警方牧之人也讐家無告佐見無告公正之民無告劫發陰私狡猾懷悍之徒俱無告夫執柙時去允李祿詳日期然且八月遠矣然而察院至是復悔

其允曰盧柟招詳朦朧收寘之死夫招詳果朦朧耶前李祜招詳何不駁勘果非朦朧耶顧復執柟抵法由是言之前後翻擾多失其據而柟安得無寃誣於其中哉始柟爲諸公原宥前已歷陳惡有察院之嚴諸公之明而爲是朦朧招詳哉惡有市井輿情之地而柟敢以招詳朦朧居之哉惡有三代直道之民容是招詳朦朧之人油油然處之而無所異哉昔有好生者贖狐兔麋鹿而放諸郊獵者邀之則急走狂嘯以捄其死嗟夫人放禽獸則不忍邀今樊公旣放柟於野人又從而招之是非

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與夫張杲一人也在前卷爲王隆雇工樊公爲盧柟雇工殷公復作王隆雇工及柟奏辯張公詢得其情仍作盧柟雇工而翁公復改作王隆雇工夫古天吏殺人也在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信矣而未敢也然猶察之見可殺焉而後殺之今柟之獄朝一人曰可殺暮一人曰否暮一人曰可殺朝一人曰否夫所謂可否者纔一人之辭耳設使執政舍己之見平其心氣推而問諸左右諸大夫國人則其可否豈特一人朝暮

所謂哉雖然可否無定者謂之疑獄王制曰疑獄  
汎詢衆議赦之又曰附從輕赦從重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  
有赦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夫古之聖人思其心  
未嘗殺人因民遠善而邇惡故著爲法令以馭之  
夫刑凶器也擅意快殺者人人易深而聖人有憂  
焉於是垂法於經若易之解曰雷雨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臯陶之戒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我  
明太祖創制立刑於律首爲橫圖薄刑具著大  
誥減等又五年勅刑部恤刑於疑而可矜者察

小大之比以宥之此其仁民好生之意與王制易書  
周官之法相流通今柙無辜之獄非止於疑而已  
也何獨不被聖王赦宥欽恤之仁惟此網羅繩鉗  
之厲哉夫察院諸公堅不原問是非不知柙爲冤  
抑真以爲死而殺之也蓋譖禍旣成每執政出都  
仇者從而攻之而柙名曰監生訊者謂柙非豪右  
則守錢虜子爾蓋不知柙以中民之產積獄數年  
悉買費無餘而先人二樞暴於人野場中寡妻無  
嗣託食於親厚故人已閱二載矣艱苦萬倍不能  
一宣上卒以虞涉之嫌而下無解縣之日此大道

之公不行於一夫而枻飲恨待斃所以積淹於獄也夫孰肯正明王之法忘小嫌之私挺已抗救於汨沒無報之人哉昔者枻歷大名府獄濬獄元城獄會諸解繫徒錄遠六七百里近比各府州縣獄其弊無大相遠而莫以明是故敝訟之政荒園土之教衰雖使蘇公召伯日訊於庭於國家基本萬一無所裨益焉請詳言之夫三代而下禮樂教化之不行凡可以驅天下之勢者畏而已矣是故上而畏天子下而畏方伯連帥其次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其次畏皂役羣小夫畏天子則天下

治畏方伯連帥則方獄平畏府州縣牧之諸侯則丘井安畏皂役羣小則民無所措手足而冤苦病夫獄物之深密者也周禮大司寇用獄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獄各施執事以明刑耻之今之治獄則不然晝則聯繼而居拳桎而食呻吟悲號相靡於棘垣之下入夜則足連繫項重鉗肢脇受縛三麋髮引層閑之半筋脉急張血肉反攻而疾痛不勝嘑守者撫之弗聽則榜楚有加矣將死一人預以病嘗之有司有司曰可從而殺之曰某官殺汝也非我也夫死者未病而嘗有司以病者何也



曰殺之慘一召慘之故有五凡無賄而通者殺多  
餉不分者殺記守者之過殺爲富者復讐殺見利  
弗予者殺夫官有察吏有稽彼恣殺而弗顧然且  
不覺者有故也未殺譖溢惡之言於吏旣殺示顯  
柄之威於囚囚懼無漏言吏忌無貰政是故恣殺  
之計行有司弗覺矣由是待罪之民輕天子而弗  
畏輕方伯連帥而弗畏輕府州縣牧之諸侯而弗  
畏唯皂役羣小是畏嗟乎天子方伯連帥府州縣  
牧之諸侯所以治皂役羣小也於其治皂役羣小  
者弗之畏顧畏其所治者則是驅天下之勢不在

乎上在于皂役羣小也由是百姓無所措手足而  
冤苦病府州縣牧諸侯之政斲而丘井危方伯連  
帥之令壅而方嶽蔽天子擁虛噐於上而禮樂征  
伐不行於下則天下壞亂不可救矣雖然柎聞之  
君子曰有治人無治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風必偃是故商君治酷而民尚急文帝  
好寬而諸吏多長者今執事治濬兩河雞犬之民  
不下十萬戶而囹圄無人執事好生之德可知矣  
是故吏禁之屬無夙敝如前所陳者是非彼能無  
私心人讀書而體臯陶之德也良由執事寬仁之

政流通於濬彼自不敢爲酷民爾或曰獄重地宜  
謹嚴汝負大臯而云云若是將有以自解與夫柙  
聞古之賢者不幸善居獄而速死之敝有三君子  
不由焉忘盜賊之分雜卑汙之行喪其所有而日  
與囚化者命之曰濬獄乘隙竊免亡其身以及其  
親命之曰遁獄劫天典隳王法挈挺決出自分必  
死闔城守而殺禁戒命之曰叛獄嗟乎善人不入  
獄夫獄所以待小人也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  
吾是以久獄不知命焉乃今不能控訴自明復爲  
濬獄遁獄叛獄蹈速死之敝悲哉甚矣吾之自惑

也昔君子黃霸在獄授經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以  
故李固杜喬孔文舉蔡邕皆世之大儒卒以獄死  
然君子之名懸於霄漢矣柙志疎而才狹視古人  
若丘蛭之目龜螭霍龍也乃竊嗜好爲文賦數百  
篇詩幾千數十百首雖不足傳苟得遠脫桎梏而  
好事者或取焉柰何不以古人自附而固流俗於  
濬獄遁獄叛獄速死之輩哉昔先人治土地若干  
畝自柙下理後悉賣之豪家而約劑者又竊與之  
通弊減畝數私價直凡先人諸故物無不私市於  
人甚則拆房室伐樹木鄉人無賴効之一切施其

不法又徭役甚煩柵以貧窶得羣里長窘辱夫柵待死罪無兄弟子嗣之續卽有井臼婦彼獨宴處閨闈不過一書生妻爾又焉能知庶務應外事與豪詰崛彊之徒相抗唇哉往年執事均賦柵以中上哀下下又諸差役悉憫痛省覆此非執事知柵貧苦如上所云又安得霖雨之澤霈然若是哉噫嘻柵事已矣唯獄中無他事舍勞思愁苦之外則讀書日明於道少延旦夕之命爲死所爾若爲柵申冤枉之情解塗炭之菑覆柵之妻女母爲鄉里暴客之資爲版籍窮民此執事之恩也當道之責

也柵何敢預焉伏唯執事裁察

答王鳳洲郎中書

七月初七日本縣遣使捧檄齎牛酒腆禮并翰教遺柵家柵唯皇風旣遠光氛載竭箕穎之後世絕幽響故雖兩漢玄纁蒼璧時加丘壑而大名之士往往負揭取誚後世易曰束帛戔戔賁於丘園丘園之美何可易言也柵槁趾之餘已蒙大君子渥澤復起爲人今又施曠代之典於胥靡之民叨天之秩竊地之懿回惶中惑實益厚顏比又讀執事所喻鸞龍奮鬱五綵炫爛飄飄然若凌風御虛絕

無織盍回視寰中。蠡翰語真若竊帝壤以堙洪水。幾何不償且潰也。執事邁天人之英操。宗匠之器與李于鱗宗子相諸公。雄據虎視。掎獵中原。卽令揚馬應劉接軫橫。驚未嘗不喪精奪氣。偃伏旗鼓也。枹方卷舌脅息。攬投不暇。若執事云云。何敢僭預。獨所懇者。枹素嘗歷諸郡邑。多誣枉如枹文。緻不可反者甚多。執事銜上命。察寃抑拯救。焚溺於斯人。獨無加意乎。玆記曰。附從輕赦。從重唯執事念之。鄙作詩賦謹裝六冊呈上。拙文數卷未及繕完。容嗣犴文幕。適聞旌旆告速。而枹又有秣陵又頓首頓首。

上李東崗推府書

枹不佞不能奉先王之教。違孔子之訓。以奸時王之典。逮繫濬獄三年。迷惑頓踣。殊苦萬狀。寃頸縮喙。不敢長鳴。而自陳此非堯舜兼濟之病。天地之大遺於果羸。螟蛉織芥之細也。抑枹自察材質卑微。朴扶囊木之間。恐不能盡白枹之所以待罪之理。又不足感執事推亮憫裁之化。賈山曰。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執事之威甚於雷霆。震悚惕厲。

萬不獲已畧扞固陋沒死上千幸加惠憐聽垂察  
焉柙聞春秋之義自誅討亂賊禁蠻夷猾夏之階  
特以復讐爲重復讐之義非尋常世俗簞食豆羹  
之怒詈罵睚眦之怨瞋目按劍曼胡血纓命氣相  
高也孔子曰父母之讐寢苫枕戈弗與其天下也  
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檀弓曰喪不慮居毀不危  
身曰毀不危身爲無後也非謂食美衣錦察音樂之  
比長大子孫樂妻孥以供宴安也公儀仲子之喪  
舍其孫而立其子孔子曰否立孫重嫡子之建延  
宗廟血食之祀綿本始之義爾孝經曰立身行道

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仁者踐誼勇  
者不必死節智者不汨名若徒効小廉死小恥快  
一劍之奮行弗顧後令聞廣譽不加於天下滅父  
母之稱此匹夫自縊於溝壑之事少有遠慮圖大  
者不爲矣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  
何能穀夫寘身犴狴之中狹聖鑑之下從一死不  
返之諒孝子不爲也曩者柙犬豕之質寡聞道之  
資觸司寇之刑囚幽圜室之內先人赴訴御史臺  
下聽之問諸監司曰免問諸守令曰免問諸讐言正  
曰免夫然後稱律令出柙於死沒之編氓之籍越

明年結獄始歸侍先人寢食几杖先人又不留家  
居適淇門別業入暮夜而盜賊興矣鉏耰登之大  
屋干戈擾於坳塘白刃之虐若於平樓先人縣繩  
及堞隊則賊藉之戟鋌伺之鉤鍛一夫內嘑羣響  
沸應絕雞犬振簷瓦先人以七十之年降而蘇登  
者三杪乃氣力疲憊謂庶母曰孤兒始脫患難我  
有長苦積恨於異日者不得與之語乃今父子不  
相見天序命也賊薄滋益甚請幣不可請貨不可  
請降自分裁不可賊突登戕先人沒悲夫誰能無  
父而死何先人令其子不忍言之若是也時告諸

縣邑賊已出境有懷慶爲之宄陽武爲之墟封丘  
延津大河之曲爲之堂隩烏合蟻聚之衆斬木揭  
干大呼於淇衛之郊時蔣公蒞政不肯發一夫掣  
白挺以逐之柵家貧新禍又無財賄雇熊羆之士  
誰肯不待教命爲柵出死力窮誅越人之寇哉卽  
有鄉曲之民哀柵無告者捕之纔得蜂蠱於積閭  
竒劫之間封豕虺蛇凶噬之惡固已搜跡草木依  
山澤肆然無忌而誰何郡縣矣柵輿求父屍歸之  
寢則官府有憎惡之不祥城守有捍拒之嚴陳哀  
暴棺於郭門之垤猶及今未成葬也當是時夫豈

不能告諸天子請諸方伯連帥也然多狼顧之患  
懼滅門之禍其事本末未易明此所以沒齒關口  
而不敢言唯我執事明睿遠照深察而悉之者也  
願執事熟思加痛少裁焉是年先母悼先人之故  
垂白髮哭泣不飲食距父凶六十日亦殞柩奉二  
柩袒括幅哀皇皇焉如有求望望焉如有從而弗  
得也杜門餽粥守先王之制嘗膽謨謀雪先人之  
耻不知察院復按前事移檄復收柩矣由是司里  
授鎖城旦詰門尹貳繫其妻義勇竭夫圍其宮執  
柩苦塊之上械送大名張公勘問不卽寘之死刑

之若不能舉也哀隱嗟嘆之不足三月而後成獄  
竊窺造化之私少之得其當以處柩爾卒乃不得  
執政旨趣擬之大辟柩信知非張公本意雖九歔  
猶不足報張公深恩也夫柩有二小弱子託宗祀  
之寄未及而長子殤越數旬而次子爲無服之殤  
夫殤下葬以夏后之皇周無服葬以有虞氏之瓦  
棺也柩囚繫不能與二子永訣覆用蘆藁孔子曰  
敝幃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由是言  
之二子之葬視不如狗馬矣昔者延陵季子適齊  
反長子歿葬於贏博之間還其封號之者三日骨

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鬼氣則無不之也夫聖賢值事  
變猶不能忘情骨肉冀其鬼之隨已以終父子顯  
幽無間之義悲夫古之君子皆然何栴獨於其子  
生歟不相知若是哉書曰迪惟前人光施於我冲  
子栴承前人之光無冲子之繼又何施焉詩曰貽  
厥孫謀以燕翼子子且長沒何孫之能貽也夫栴  
受木索嬰金鐵坐屏室之中無日月之明忘晦朔  
之變腥臭觸九竅死屍參肢體稍解縲繼伏棘巖  
之下蟣蟲如流結髮如約肌理不蘇胼胝紛紜之  
皮搔之如雪下夜則檻柵交軋枕股之會鼠嘯於

顛婦嚙於承權百足岐翹之蟲歡愉游戲於肘腋  
之間少有關便則守禦者禁之曰噉叱而撈楚交  
施於骹脛之上矣昔絳侯下廷尉曰吾嘗從楚軍  
百萬而心未能動殊不若見獄吏之已甚條侯坐  
收不食嘔血數日死顧栴鄉里委巷之陋繩樞之  
士而昨細之人也視此安得不寒心哉栴聞太史  
公曰砥行立名之士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理色  
其次關三木被箠楚受辱昔湯讓天下於涓子涓  
子弗之潔也負石入水死伯夷思與鄉人處其冠  
不正去之若將浼於塗炭夫視天下不以為潔視



傾冠細故若恐汚其身也設使二子視辱其先祖  
理色關三木箠楚受辱者思將何如哉夫拊行汗  
名賤卽死若九牛亡一毛無所輕重於世然自忍  
耻湛溺苟活溷穢之中無恤消子伯夷之誚者竊  
惟私恨有所未圖報天地之大義有所未經列如  
前所云云也昔越王句踐禦吳於檣李戈其王闔  
廬殺之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曰夫差而忘  
越人之殺而父辱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卒敗  
越於夫椒嚮使夫差懷君父之讐卒有不諱則越  
無會稽之耻大夫泄庸種蠡必不匍匐屈膝於巖

嶽之間其子女臣妾文馬珠玉珍寶之噐必不陳  
於姑蘇之臺闔廬之耻必不雪於九原之下楚子  
滅越椒也箴尹使齊反自拘於司敗楚人釋之曰  
存子文之祀若楚子忍於箴尹之禍若敖氏之鬼  
久矣其餒矣孟明視爲秦伐晉再戰再北喪師百  
萬爲晉俘虜逃之釁鼓之下可謂辱矣孟明以劔  
師禽將非勇也身死名茂爲天下笑非智也退而  
與秦伯圖策汧雍之間君臣合謀開關出兵東取  
王官及郊濟茅津封穀屍還伯西戎威震天下再  
敗之耻一鼓而洒之使秦伯不悟過之可使以立

功誅孟明以見法孟明不蚤見主之不留罪引節以自裁夫孟明髮膚與人同骨肉非有異衆之飾徒偕草木比糞壤死矣安得彊秦之國功並五霸名與天壤俱哉夫耨抱不測之罪非有公輸墨翟之智陶朱猗頓之富孟嘗賓客解難脫死之拯也生產貿易子無餘燼茂父子兄弟之親寡妻孤女棲食畦蔬紡績之間耨恐就刑之後父母骸骨長棄暴露遠無收恤之主牧豎戲爲蹋鞠牛羊礪之角獵夫鞭其朽過者泚頽睨視曰盧耨不肖抵法使其親陳列天地如此可哀也夫耨誠無面目見

先人地下俾夫差得專美於其前也竊又恐隊姓隕氏絕太公之後祖宗墳墓歲肯伏臘無一人陳菜羹奠酒漿者不得如楚子存若敖之祀也夫耨固有一死特以滅奴矯誣坐滅郤顯業廢事功口無食人之粟足無立人之朝一旦與螻螻同齧飲恨忍耻長跪遠謝於孟明視柰何不拊膺搥髀流涕泣盡而繼之以血也耨伏覩執事爲治大名農易其業女不忘機杼南鄙郊墟之民父老扶杖謳歌思化是召公之治也博物多識窮天地之文密緻理之極是子產之智也忠信明斷民愛不忍諄

無姦伏之心是仲由之義也夫執事被三盛德柎猶卧烈焰之中其焦爛之禍不能極聲號嘯以速霖雨之澤智之所不足論也柎聞古之君子聽獄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詢有赦無殺柎雖不佞竊覬覦於君子矣夫先王觀風盡民情之變有奏獻賦詩之體柎不揆昧死述鄙俚隨書進聞維執事之採察焉柎頓首頓首

與陳一泉外翰書

柎聞往年執事受職走馬來濬縣時縣主尊重廉隅豪習高其才不輕與物接明日始乘轎邸見執

事之任既數日始戒官僚從事屬典禮進賀踰年柎或因執事春秋祭饗會食入公門於園墻窺視則縣主肅而入拱而出周旋委蛇賓主輕重之儀罔敢墜逸與前所聞者大異竊獨不知何爲而然也既而濬士大夫有所存問於柎者私道執事盛德恭愛仁賢道隆而思謙行顓而體備宏外而惠中有所叩則因爲之鳴以盡其節温乎如玉縝乎如金萃乎如芙蓉澹乎如秋水泛於塘澄霽而無所淆濁也曩昔縣主之所以盡禮於執事者謂非出是乎哉暨柎詣御史臺對發內黃見執事往來

每伏謁道左執事忘其爲囚以鞭揮之曰毋執事之聲音顏色始得接見尤進乎園墻之所窺識者而前士大夫所稱譽果足以得其似也當是時有能脫去桎梏加我以冠履法服令之得爲人其體使能訕伸坐立其手足使能持行其耳目使能視聽其禮貌使能揖遜退避其口使能道古今事變明仁義陳帝王之迹而無已也執事憑軒而聽之則必有可觀者今以刑僇之民爲世擯斥雖欲自進已見逐於君子門墻矣柙又焉敢振金鐵亢明刑揚其惡臭塵觸於執事之庭哉雖然嘗聞聖人

樂天而知命賢者守義以殉死智士不廢時以立功所謂樂天而知命者道德備於已險夷之來非我所致比利害升沉通塞之故舉弗問焉則周公居東孔子圍陳其人也所謂守義以殉死者不幸而禍變加我者或是與雖死以定分可也加我者或非是與雖死以順受亦可也然則奚死哉死於義則止爾若荀息之死節叔孫豹之守難彼誠深乎是者也所謂不廢時以立功者畧小嫌以自汙藏器以待時而用其道於天下者也畧小嫌以自汙者所失者一節而所全者大分也藏器以待時

者權也而用其道於天下者垂大名於天地洪濟  
萬物而大行斯世者也昔子犯之負戈管仲囚檻  
而顯齊者非與夫耨以盲昧墮死刑誠見黜於周  
公孔子者若荀息叔孫豹則爲其君引節今耨緣  
讐坐誣而罹之極刑卽狗死其所守者何義哉獨  
耨罪章所載一見釋於御史樊公再見疑於太守  
張公使有解倒縣者得沒其齒終其愚則耨願爲  
伯臣執鞭夫豈無膚寸之功以謝天下哉今特囚  
拘牢狴去冠飾而聯紲之其體非復能屈伸坐立  
其手足非復能持行其耳目非復能視聽其禮貌

非復能揖遜退避其口非復能道古今事變明仁  
義陳帝王之跡假令執事致之堂陛賜之跪使出  
詰言不過頽然一囚而已又安能決胷臆開口一  
辭爲君子應對哉夫耨淹獄數年心思輻轉每傳  
鐘鼓及獄卒喧呼警報則便悸怖久之始能定日  
間與囚徒雜處或勉強一笑不過亂愁苦忘兒女  
思爾非有所謂樂然後笑者也使憂能傷人則吾  
豈可以延歲月不死哉比年來桎梏無晝夜或爲  
文賦腹藁成則請於司圜氏解刑而後書已則復  
刑以故多鄙俗無足觀然猶不以爲耻而獻之官

府亦欲司命者知柎頗從事於斯免撈笞云爾夫  
虎豹惡獸君子忘其克穢而寢之皮取其文也今  
柎克穢異於虎豹而有其文或者爲君子之所寢  
邪謹錄舊所爲文五首賦二首雜體詩三十首託  
諸生錢子萬選李子應宿敬上執事倘忘其克腐  
之質而寢其皮毛之文燭日月之光而賜之以不  
死之惠俾柎求士大夫所稱與親炙盛德而叩其  
鴻音則夫園墻之所見內黃之所得者愧然而失  
矣柎父母五年不葬而二子一女死闔門蔑絕無  
所統繼濟之士大夫固能言之今不敢贅唯執事

垂察

上郝南峯吏部書

柎聞昔者荆軻入秦而白虹貫日白起滅趙師而  
太白食昴鄒衍繫燕王之肆而五月飛霜夫精誠  
變天地奸氣拂星辰此皆越等夷之幹造盛衰之  
變關命運之會殆非人人可與揆咎而取徵也夫  
德肖朝菌形類蟪蛄生如植槁梧亡若覆死灰然嚮  
靡延長頸極號嘯以求託化育之意弛負擔之憊  
夫誰有蹈赴湯火舉手投足拯死亡者哉柎聞荆  
楚連城之壁隋侯明月之珠於越湛盧之劍屈產

齧膝之乘此四者天下之至寶使出自齊秦吳楚  
大國必將狹重期之觀崇華廐以養之累踵曳跣  
購千金而視矣發跡於三家之市則人之躡景昂  
目而觀者纔百之二三何則語曰犀象無位出自  
驕貴蕢草草履無然下伍積居襲之漸也今柟木  
蓬澤枯槁之士奕世編氓業不出丘壑綺縞不曳  
體梁肉不適唇繩樞瓦缶長大子孫閭巷不聞金  
玉之聲勲葉之貴擁貂獬乘魚軒揚眉濶論視猶  
土梗草苴斯亦士之至賤者矣爾乃負固陋之質  
效矯世之志遐思遠舉立于百世之下以竊慕于

千萬世之上詩書飾小愚禮樂誘言志依附處士  
垂忤權貴雕蟲綺篆於辭賦之間銜玉不售置吾  
家體用不適焉於是乎上不能伏巖穴之側考泉  
石之跡以重明主之顧次不能發經射策効納忠  
信以拾取緋紫之榮下不能揆卜齮之計逐什一  
之利致富千金爲宗族光寵夫然後張目而劔戟  
森企足而梁父峙市井都遂之中一陷穽網罹之  
設矣昔客有鼓瑟於齊王之門者能使鬼神上下  
縣竽不合則人將掩耳而不聽宋人資章甫適越  
雖端凝冕裘斷髮文身則人將駭矚頓走反目而

不觀諺有之曰衆口鑠金重毀銷骨而柎負違俗之難抱獨任之釁挾搢壞而障江河則人有惜狗馬之斃痛狐狸之掩靡不愛柎一死者矣况夫潢汙瀆於鬼神鄭聲淫於師曠社櫟棄於匠石燕礫笑於周觀誇渚崖而東面視惡知其不長笑惡於大方也夫柎罪戾如此其大適遭傭奴之變而其家益無賴圖致之死要取不訾之賄厚誣抵法之刑尚賴天地日月得自明稱賞一年乃復皇網掩其翮周網繚其膚申索繫其足垣鼠不避嚙其髮髭柎聞市塵之音商販歌嘆愈於鈞天之樂薄解

束縛稍置散地踣躑僂俯愈於帝庭之美出檻域寢苦塊愈於匡牀之安藜藿之飯晨至而晡進試以挺杖後食愈於紫駝之羹赭衣短褲不掩脛胫畧備燥濕愈於魯縞之繒吏至喜則屈膝怒則頭搶地雖太史公詬辱蠶室王嘉惕於法伍李固斃身篝缺塗毒金鐵俛首垂涎嘔天椎心而流之以血何以踰此柎聞蛟龍失雲雨則罇鱗波濤殞骨泥沙士嬰禍羅則毀身亡名折節狗死今柎形辱志降長謝沫泗則聖賢之逐客覽清聖之鑒則鴟鳶之餘肉何地而不可委辱而柎含垢忍耻延一



夕之命苟活溷壤溺血之中不能蚤自裁決貽先祖之羞徼鄉里之惡者是非禍覬徼幸而利大於媮生耳竊懷蓄恨之積固有不瞑目之行故敢冒死上陳願執事憫裁聽察其至柎聞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趨舍異也何則孝莫大於復讐統莫先於傳子士莫重於廣業昔者尚子行仁勇之事長驅赴難不能報伍奢之怨穆公屬國於宋殤構戚黨之禍結怨諸侯不能定子馮之居子推汙世主之量高不賞之節燔炙介山不能樹管仲之功也故夫事涉過計

於前駟馬不能捷之於其後矧死生之際得失之大機柎固熟思而詳議之矣唯執事推心加聽焉曩者柎寘身園土出歸謁先人於淇門敞廬未幾而黃池之孽作黑山之賊舉抉垣破屋戕先人而火其室先母垂白髮號哭不逾時而逝者豈非悼痛先人不首牖之故哉夫柎孤立無兄弟犬稚甫九歲卽亡次子三歲亦歿死寡妻孤女孑然在室族人攘利變易不測竊恐栢舟不可爲誓陳人之媵或加於我盧處子矣柎聞墨翟棄室而說諸侯百里奚鬻鬻秦而相窳戚飯牛以干桓公此三人者

豈竊世主權利富貴取聲譽天下哉要之各乘時  
奮智行義達道樹勲業爲不朽爾夫柎自稗齒學  
章句長而被儒服誦法周公孔子之道思欲附會  
古人效駑鈍之姿蹇步鉛割麤有所建明於斯世  
也然瓦礫之材璞匠所棄制科之不收縉紳士大  
夫之弗齒中風狂癩觸昭憲之網弗出者三年矣  
柰何遽死而不急聲焦嗥於執事左右哉由是觀  
之舉子推之隘者則士不宏跡宋穆之謬者則統  
失緒持尚子之操者則狗近名孝不寬昔曹沫將  
魯不死三敗之辱于柯之盟則挾匕首劫桓公歸

魯之侵地以雪衄師之耻今柎欲包曹沫之羞以  
反三子者之見而後伏斧鑕之刑尸藁街之觀歛  
然長逝少謝造物之私執事胡不少垂憐惜宏天  
下恢廓之量忘其出身之微越於世俗之惡拯袂  
水火雪淹滯之冤以成憤抑之志柎卽白骨復生  
載覆盆而被日月之光者果誰之賜哉

與陳龍泉大理書

柎聞物有異類而同情者故釁牛齧齧猛虎負隅  
麋鹿走挺柎竊以爲禽獸之性怵於死不過惡中  
傷血肉惜毛羽骨角而外不知事夫人則不然特

秀萬物善智慧悅親戚交遊急耳目四肢之愛臨  
不諱之期陳取冠履故物羅列諸兒女妻妾滿前  
執手喟喟語咕咕屬後事視禽獸無所省而死者  
遠矣夫君子則不然任天下重器身百世之規道  
誼未盡下見淆於閭里而上無王伯之遇不幸遭  
變則含穢詘辱嚴周身之防以圖事未效視夫人  
畧知省而死者亦遠矣今柩無君子之行而私有  
志焉自愛於其死日者柩以傭奴故坐法御史樊  
公察其誣而出之明年殷公按郡尋寘之死而柩  
父母在殯啣不共天之寃絕宗祀之緒濶倫理隳

民彝姓名不著無補益於世與盜賊同斃於法伍  
則柩安得不寒心酸鼻而死哉卽死不過於二三  
禁吏之手與羣僮嗚嗚相悲咽而已又安得諸兒  
女妻妾滿前執手屬後事哉且犴獄幽虐之地一  
夫辜死則暴之數日始出落髮髭變肌膚巨鼠如  
狼噉其面目甚則羣嘯抉腹噉其腸胃脂膏相靡  
於垣墻之間是不得惜毛羽骨角如禽獸矣今柩  
待死何以免於是竊聞禮君子決獄有赦重附輕  
之義思柩骨肉無見笑於牛虎麋鹿則執事之賜  
焉唯留意幸察

上吳少槐吏部書

楚頃襄王好畋獵葵齧御人脛州侯夏侯請從磔  
葵楚王曰已卒飼之虞人之餼莊辛見楚王曰臣  
聞大王獵葵齧御人脛也有之乎王曰有之曰王  
之葵孰與於王之御人王曰御人貴夫王不賜之  
磔也已甚矣而復予之餼此王率獸食人也楚王  
曰先生之言諄寡人奉先王社稷雖不肖豈敢比  
於率獸而食人日者葵將烹寡人已令處葵深宮  
深宮不逢不若誑虺之屬不敢爲妖祥此葵之桃  
塗者也它日葵在朝暴客邪佞之徒不至持戟宿

衛之士日事高寢此葵之泰阿犀甲堅城方池者  
也又它日葵出郢超黔中過夏州還獵蒼梧之野  
軼熊虎驅豹裂腦血鮮于巖谷之間窮軀彊幹之  
獸東走齊青丘境上此葵之落盧矰繳藥銛陷穽  
之利也夫葵備三能寡人弗恤從貴人之請是磔  
三能也寡人何靳於虞人之餼莊辛曰善王之已  
也存葵三能夫柙齧僕人之脛讐家因矯殺之厚  
誣之死執政不肯深原論曰抵罪此葵之將磔也  
甚矣夫負死罪待磔誠不足惜竊悲夫先人暴露  
二子就亡盧氏之鬼將乞食於誰之原乎執事誠

已柙死編名司里保副之間讐服犯教之民如驅  
豺狼柙且爲鄉里桃塗燹矣若不獲命願賜徒配  
遠放焉處都會監門持戟禁呵國之姦細柙殆亦  
爲要路泰阿犀甲堅城方池燹矣抑亦徼惠太公  
之世得賜流竄荒裔乎抗旌西夏還戍漁陽礪劍  
飲馬長城之窟使旃裘引弓之民不敢南向牧馬  
柙將亦爲國之涖盧矰繳藥銛陷穽之利燹矣夫  
執事憫柙一死聽命以圖事三效此豈獨楚燹被  
顯惠蒙福澤於頃襄王哉

上張鵝山侍御書

柙繫獄刑罪深重蹈不測之誅忘日月晦朔之變  
形貌銷穢伏棘垣而待鈇鋌者於茲七年矣然猶  
不揣輒上書當道自明以求幸納於速化之域是  
非獨愛狗馬之命故爲是謀謀爾誠以事實極枉  
議者因緣文致不肯平反卽柙生不能辯一旦陳  
屍東市飽鴟鴞豕犬肉滓旣化則柙又安得以浮  
游魂氣往來於王公大夫之前開口一雪其冤乎  
由是進退無據慌汗號呼於鼻鑊之間以畢其餘  
惘而敬聞命於下執事柙聞傳稱舜爲天子臯陶  
爲士瞽瞍殺人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爾夫瞽瞍天

子之父而臯陶執之爲能用法焉設使匹夫匹婦  
惟無妄之刑事可議也情可疑也獻讞之辭不能  
持其平也則臯陶將惕然弗安若已推而納諸溝  
中申其誣弛其刑不正其辭不已也然則臯陶何  
心哉毋亦曰法者受之天者也士師者奉天之法  
以佐天子者也吾執法能無天子之父而不能恤  
匹夫匹婦之冤敬於大慢於細褻天之法士師之  
罪爲有大焉爾故其言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則臯陶而已矣柎  
爲僱工人張杲本家圖死縣官以私怨寘之大辟

暨柎奏辯下大名張公勘問仍作僱工今大理駁  
章曰張杲之死似非一人一手所能致恤刑覆勘  
曰本犯執稱毆死張杲係僱工偷麥堅不輸服是  
誠其事可議焉矣情可疑焉矣獻讞之辭不能持  
其平焉矣設使臯陶見而覈之將執其法而遽殺  
之歟抑亦申其誣弛其刑正其辭而原之歟不然  
何臯陶嚮昔施於匹夫匹婦者今獨薄之於柎是  
豈士師有二法乎哉或詰之曰子言誠似矣然子  
文案連抱窮年之獄孰肯忘上下之嫌子立以救  
子哉柎曰不然獄文誠無所疑在所不宜開苟有

所疑雖百世之下猶或非之况乎數年之事是非之公尚可問之三代直道之民也邪昔者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斷以大逆孔季彥救之而免南原囚法不當決監司欲誅之周茂叔擲板於地將棄官歸而卒全其人是二公者浩然之氣直塞天地故於今不衰焉邇年巡按胡公按郡諸公救柙曰寃胡公曰此卒不可殺以待來年察院爾柙愚雖不見明然感天地覆載之恩者未嘗不耿耿於懷也何獨私念孔季彥周茂叔云執事盛德遺愛流布魏郡南鄙之民被照臨者仰

如天日柙固竊處園墻恒切衷私孤子之望父慈女之慕母不啻過也緣執事在古臯陶之位故柙得以臯陶之說進輒復忘其臭穢敢獻俚辭文四篇雜體詩四十七首畧抒寃衷唯執事垂察幸甚幸甚

與耿忠菴進士書

孟冬十六日臺人某來揖司園氏曰汝爲我語盧柙屬者進士耿公過濬訊訪而寃狀曲垂愍痛諸所云要旨謂斯世縉紳元老諸公憐而狗馬文辭早晚消息得原報柙愚聞此伏地叩頭泣血下曰

柵不肖弗遵師訓蹈履乖妄鬼神恫怒橫被譴厲疾首園門抱不測之誅爲名教所不齒者於茲八年今耿公乘驛傳未遑稅鞅遽賜問一囚抑不知柵以何因緣得見幸如此然柵知有所感矣請敬陳之夫天地萬物交錯水火相薄精氣感通象類流動各以召應故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樂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感通固神化之能妙用符契之機也獨無觀於會稽之山夏后氏之穴焉爾乎瀕控崕岬寥乎其深虛也不知夫地氣至則洩靈稜出雲霧變化虬蟠盤旋如車

蓋旗幟盡幻怪於山谷之間嚮之靜淵者轉而劃然軼蕩也夫夏后氏之穴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豐山有九鐘焉邈緜曠漠偁乎其塊獨也不知夫霜降氣凝轟闐雷觸天然自鳴於大荒之野朝遊乎瓦礫夕諧音乎玉磬轉移之間比於師曠之耳夫豐山之鐘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沙丘有鳧鳥焉秋深蟄籟口向宿不知春社旣臨儵然竊杲恩入華屋少出於珍奇花木之間冷然而乘清風飄搖乎太清雖有落盧矰繳之施弋人將弗加乎其

上矣夫沙丘鳧鳥其感之微者也因是知燕臣鄒



衍縲頸繫獄頽乎其刀鋸之觚鼎鑊之哉也不知夫昭王感吁霜之事按劍解顏尊爲上客卒之推運五德談天地四海九州之蘊吹陰谷之律使五穀繁殖夜爲虜晝爲賓夫燕臣鄒衍其感之最著然尚違遠而難言也因是知今日之事柁嘗受誣大辟伏金索貫三木與盜賊妃伍惘乎自分爲天下大僂也不知夫耿公方受命南還揭旌黎侯之國而威馳乎燕趙之外觸臭類存寃僂令柁違去塗炭存先祖祀畢少壯之志雪一劍之耻然後什質橫分以身首謝士夫卽柁瞑目而耿公之德已

塞乎天壤矣夫柁囚居九幽之地有內死之心無外望圖生之意臺人云云蓋耿公感之以天也而僕長跪遠謝動之以人也夫積誠弗竭則著之言辭言辭之不足則攄之以爲文孔子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謹以荒疏并舊作四賦十冊敬上伏唯高明垂覽焉柁頓首頓首

上晁春陵內翰書

前五月內節判馮公來署濬事之二三日臨獄閱囚出明公所示手書文采巨麗懇惻過甚皎乎如春陽溫乎如挾纊旣枯之骨勃然復興此誠造化生

育萬物之私非世俗偶然一得之效也柎愚不勝  
愴恨伏念五六日抵於旬月精爽淪喪慌恍如失  
東望稽顙渺無涯涘竊唯載古在昔賢豪之士顯  
於側陋若侯生見顧於夷門馮諼蒙任於薛邸毛  
遂脫穎於趙庭薛公納眷於旅次是皆感會風雲  
遭際世運適見龍之時而受知於大人者也繼茲  
以往世道交喪玄纁蒼璧之儀加於世胄丹書赤  
訓之章不出侯門陳平之巷絕長者之車韓康之  
廬乏束帛之戈過此而言取士於管庫魚鹽之間  
者吾未之見也矧夫弗潔之囚三木囊頭長錮犴

獄者哉夫虎豹之皮人取其文而或畏其兇犀象  
之骨人愛其材而或惡其穢是非虎豹之罪皮與  
骨固足以厚人之疑也柎以傭奴故致晉師三豕  
之疑涉樂正夔一足之誤陷法象之地備榜楚之  
辱殫周勃之金嘔條侯之血蟣蟲生於肘腋胼垢  
長於肌膚縣衣如鶉結髮如繭節留暮秋獄草委  
歇仰視鴻鴈嗞嗞南翔思欲振羲和之轡頓六龍  
之首折若華於陽渚躡倒景於崦嵫天路永遐喟  
言莫昇神往形留我勞如何昔稽康以忤權而臨  
刑蔡邕以浩嘆而當僂陸機以膺譖而致命禰衡

以抗俗而膏鉞此數君子者功成行著生則縣名  
 於霄漢死則垂芳於竹帛長逝瞑目夫復何恨哉  
 若柎讀書幾三十年叨光於禮樂之域獵芳於詞  
 翰之林上不能效駑蹇之力於當代下不能立清  
 修之譽於鄉閭徒以曾參殺人之謬與盜跖聯頸  
 而死嗟乎人生至此能不悲哉顧念形影寔知克  
 穢柎竊自分當為世所棄又安敢蓄不訾之懷望  
 大君子收恤明公道塞二儀光照四海奎璧之章  
 格於上下鸞龍之文奮乎遠邇將使徐陳奉轡應  
 劉扶轂屈原擁篲於前子雲擔簦於後此足以徵

明公天挺之聰顯昭代人文之盛矣 今上注意  
 翰藻明公制作實回聖眷雖漢儒白虎石渠之遇  
 茂以踰此夫盛德顯位巍巍如彼令聞廣譽赫赫  
 如此然猶殺人夜光徼福囚虜慰冤寃於梧丘解  
 貳負於石室垂太息於幽垣示昭曠於天下孟嘗  
 平原信陵諸君號稱下士未易幾此柎感恩無地  
 敬敷委曲臨紙披涕痛深心骨唯不惜帷蓋終惠  
 犬馬益幸

與孟龍川書

龍川執事莊周稱膏以明自銷漆以用而割樗櫟

之材以癰疽不適用而壽竊嘗笑此語爲不關世  
故墮四體偶槁木土石能言誤斯世而已及觀夏  
商末主殺龍逢囚箕子剗王子比干彼三賢者視  
死如往明惟恐其不銷也用惟恐其不割也未嘗  
假以癰腫不適用而壽則信乎周言果爲過論也  
夫龍逢箕子王子比干樂然而死者其道誠有所  
重故生而有不用爾曩使苟於殺身無關綱常倫  
理之道此與匹夫匹婦自縊於溝壑同彼三賢者  
尚肯銷其明割其用潰其癰疽徒適用而弗壽邪  
然則周之言或有可取歟今有人薦高第職在司

諫或監察御史給事中官犯顏直諫膏身鈇鉞與  
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則亦何恨於死也若乃讀  
書行道身未荷人之祿手無析人之圭徒以讐者  
文繳矯誣啣冤抑負明刑與一切盜賊奸宄無賴  
之徒同斃抑安得不有感於莊周云僕繫獄事本  
末執事悉備而我盧氏在濟世世業農無公卿朝  
士大夫顯貴故僕得罪後無一人肯接手者而僕  
亦不敢出私怨言分定故也假若趙盾受械狐偃  
當僂柳下惠城旦子臧季札克匠作子產季良叔  
孫豹石碯擬流竄有力者坐笑而觀之彼數君子

者能無怨乎哉夫其怨者戚之也不怨者疏之也戚之故民無所不致其愛也疏之故怨而有所不屑也奚若是分定故而巳矣今世大人君子有能興哀於不報之地僕得末減遠徙邊塞汚胡虜血刃死爲國殤雖未能從龍逢箕子王子比干遊比之徒死園墻無分毫効力當代者不亦遠乎哉私念至是前莊周所謂愛其明惜其用守癰疽無用而竊壽者僕誠無取焉執事以爲何如屬者聞執事於王四府耿進士前極稱僕見誣狀又出所作四賦塵上此造化生物之妙也銘刻銘刻持去勝

王閣圖乃正德間山東馬生手所摹者尤工緻其畫額記中語率僕寓言執事一一詳之始見不知其肯爲僕一雪涕否也令器朔平華平俱才識高邁恨不能相見語唯執事善教不枉其材幸甚

與王鳳洲郎中書

枿負質犬馬不能操執有所自立中風狂走傾跌谿險釁疹所積卒與禍會往年謝逸人四溟狀枿寃誣明公哀其侗愚爲枿白請上官蠲出垂死之齒旣又爲之詩以誌喜音節愷亮寄情悽惋真可以借金石感鬼神令人讀之嘔嗑心腎流涕垂血

無已也。柎承此北嚮叩頭不勝愧恨。竊謂柎刑僂  
小人未嘗接待大君子。顏範而荷眷如此。獨以往  
時。犴狴森密。無由裁報。中心愴熱。忽忽彌年。今始  
脫刑網。伏跡茅茨。將飾固陋之愚。款則辭蹇而瀆。  
聽鉗口是尚甚。非仰答鴻鈞播物之義。故敢畧陳  
微悃。唯高明採察。柎家世農畝。無王侯卿相之貴。  
黻雲紈薰灼之勢。繩樞瓦缶長大子孫。獨柎顛蒙  
廁諸生講席。曾不能以此時對揚三策。上輔明主。  
又不能資藉夙儒鑒視已之毫髮。恣睢傲物。獲罪  
上下斯已。自分投跡豺虎矣。庚子歲。傭奴狗盜本

家排場巖墻撲死時。賢不察寘柎。極刑囊首鉗足。  
囚鞠幽室。惡吏好貨。榜楚毒至。吞聲飲血。苟活於  
溺溷之中者十二年焉。夫柎始之以嫚敷之罪。繼  
之以殞軀之禍。濬之父兄信雖仁賢。見柎如是。固  
已視爲螻螻之肉。而柎豈望全其首領。復拜祖宗  
之墳墓乎。明府小峰陸公蒞政之初。篤察寃抑。爲  
柎平反。窮辭極力於臺憲之際。然後氛霧再廓。天  
日迭見。嗟乎。時旣逝矣。魄旣澌矣。忽焉來復。此何  
世矣。所恨二親並暴。三子同喪。終天永訣。弗克臨  
葬。出獄之日。託跡閭閻。偃仰穴繆。傍徨四壁。臨日

顧影悄然傷鳧煢熒之思勞積曷已昔揚子幼旣  
貶斥謂小人全軀悅以忘罪彼特以荒淫自娛良  
未極夫此爾歲凶濬邑猶甚耨妻女八口親舂糠  
糲拾鳧苳草根以供煑炊夫數理所不能過者雖  
大聖亦不克免仲尼天縱至其變也厄於陳蔡矧  
耨齒齢之末夫復何所云竊又恬於利勢每讀烏  
僕猗頓傳見其賤市貴販逐倍萬之利輒汗流被  
面貴人之門耻爲曳裾蓬箔煙囪舉目言笑非唯  
世之喪耨耨亦喪世矣縉紳先生見耨如是哀其  
窮時時存恤而耨亦逡巡惶惑不敢出見諺曰焚

其齒曳其尾伊誰之耻斯耨之謂也抑予又將何  
所怨懟耨鄙穢誼不敢以此言進者仰惟明公嘗  
出耨水火負戴之私切於夢寐其處已行事恒若  
凜越惟恐不能奉承德意以傷公知人之明惓惓  
之衷冒死上聞外錄所作文賦詩共三卷隨楮呈  
覽乞叱入裁教幸甚幸甚

與申洹野書

伯樂適燕燕王請見曰燕雖小固冀北天下之馬  
藪也寡人有馬願先生相之伯樂曰喏燕王召圉  
人捧上乘以見馬肥而茁潤黃金白璧之光流於

月題伯樂曰奴馬飾之爾明日捧中乘以見靡鞭  
箠絕兩銜介睨騰躍而矯齧左右也伯樂曰駢馬  
不可御爾又明日捧下乘以見浚溺膠其腹菽汁  
液其髮骨象峻嶒進之如有疑也退之如有思也  
俛而噴仰而鳴若有所言而不能也伯樂改容變  
色一舉而三失走見王曰臣相馬三日一不中法  
今見王之下乘夫下乘固天下馬也而王斥之外  
廐毋乃枯之皮毛而不能索馬於牝牡玄黃之外  
乎燕王曰謹謝客寡人弗識也夫今天下之士華  
言善服者居上乘奔利據要者居中乘言衷行成  
者居下乘足下於貧賤之士則延之於閣賓爲上  
客賜之坐及之話言足下胡不枯之皮毛獨能索  
士於下乘哉子相士之伯樂矣

再上李東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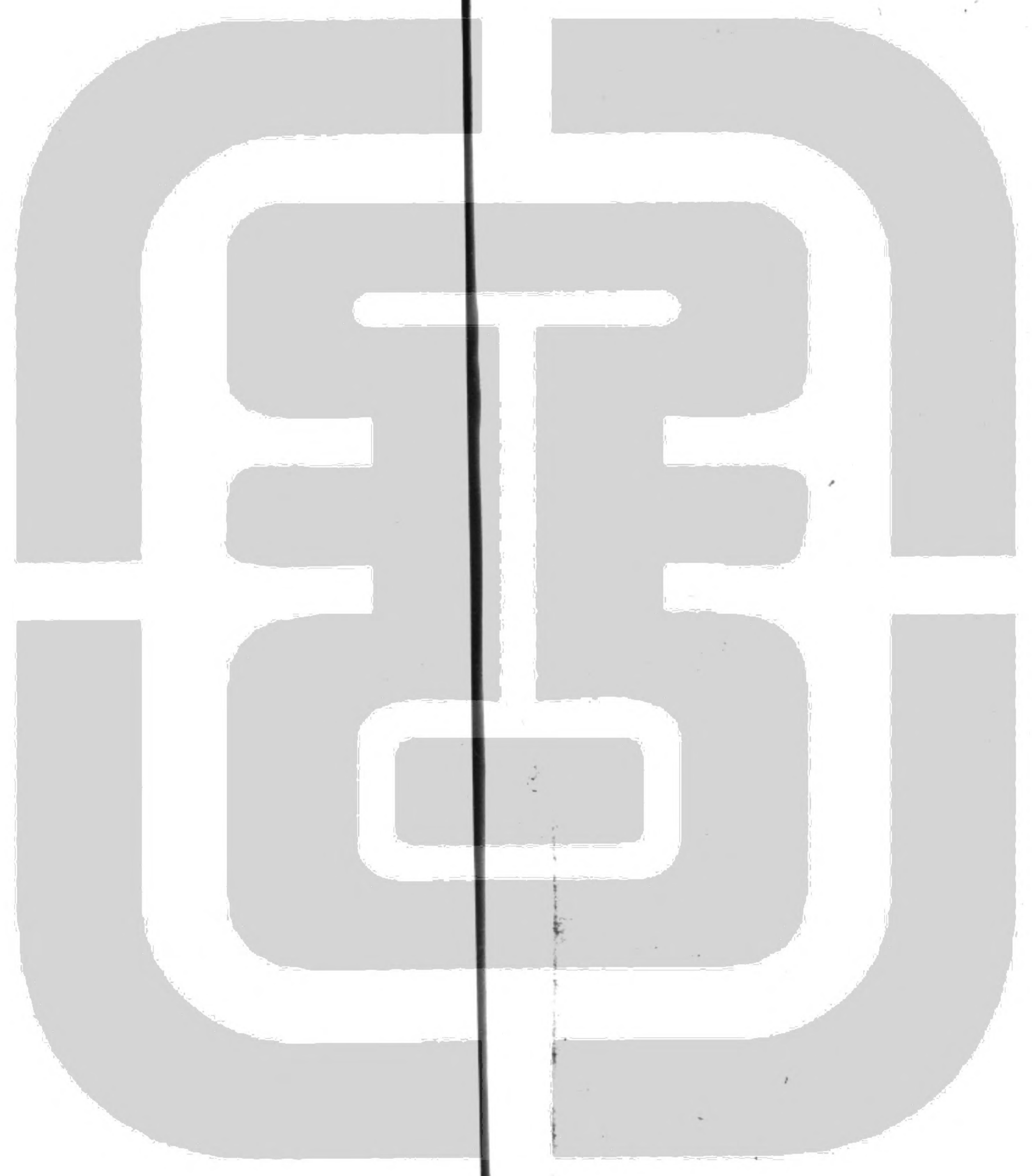
柵聞魯使人於宋踰梁父之險捫織葛陟鴻崖俄  
而力屈絕援墜大壑中三年飢茹松柏之葉而渴  
飲霜露吸夜氣風雨之所激射虺蛇之所吮齧山  
精魑魅之所揉捽艱苦殊狀其濱於死者數四矣  
然其人極聲號嘯求拯於途旅往來者然皆聞之



去而弗顧也間有顧者不過攀危木踐滑苔側身俯首曠視嘿然駭慄輒引去不抗然卒未知其人死與否也明年魯人伐宋攻其城公輸子載修具贛輶器械往過之而其人猶存活力疾疇之不已公輸子垂長綆千仞下飛櫓雲梯以致之其不及崖畔而康居者尋常尺寸之間爾然徽纆中絕愈益墮其人幾死夫然後知命之窮極理數之未至終自悲憤至死而無所仰矣柙籜昔不遵師訓陋寡聞道瞑行徑趨傾跌殞仆沉居圜墻之中食惡糗糲飲蜚毒之水金鐵鉗其脛蟲蚤蠹其膚冤厲

嘯嘯之鬼振於夢寐震嗥哭而望救於世者於茲五年矣然亦有聞之弗顧者有顧之嘿然駭慄引去者竟未見其能披髮纓冠而往抗之者也往年執事自諫垣臨治大名柙竊私心喜之曰李公位隆德盛道光而化普行獨而思淵浩然之氣塞虛天地執造化之契而施再育之恩者此其人矣於是仰首長鳴極其聲而號嘯之時御史胡公行黜執事慨然與張公吳公明其冤而抗棊之益力雖公輸之救曾使不過若是恩也向使胡公少有察薦天隱之意出柙幽谷濟之崖畔以抒執事一夫不獲之

憂抑亦何損於政而乃隳柵淵壑踣躓彌年雖興  
哀望至竊恐公輸厭聞而長往弗顧令柵陳屍坑  
谷喂野鼠鴟鷂宗祀滅絕妻妾改醮則先人之柩  
誰能泚顙睨視覆以一杯之土哉夫柵罪文始末  
執事已悉今不敢贅但張杲實柵傭人彼家排墻  
撲死遍體傷痕夫豈柵一人一手所致佐見俱悉  
苟訊及之其情立見矣今刑部駁章覆勘坐此齟  
齬乃張公復令濬縣勘問夫積獄旣久若使下官  
奉承刑部風旨羅織成獄是猶重關金墉而固之  
以鍵又安知死所哉伏唯執事闡公輸之仁哀墜  
壑之難接之長綆飛櫓雲梯以慰柵極聲嗥嘯之  
望庶使墜者不死葬二親之柩全妻妾之節長育  
胤嗣以成我執事興滅繼絕之惠柵少長一日畢  
盡志願執事所賜豈有涯涘哉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written in small characters.

